

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坛

LECTURE ROOM

主讲

毛佩琦

主编

清 细节改变历史 清风浊梦

王子超 著

历史很神奇。翻开史书，风云激荡，骇浪惊涛。是什么在主宰着沉浮？当我们看到一个盖世英雄喋血沙场，战局就此扭转，大势就此变幻；当我们看到一个周密的谋划，因为偶然疏漏，功败垂成。在扼腕叹息之余，我们难免会想到，假如……假如那个英雄不死，假如那一次谋划没有疏漏，历史岂不是另一番景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决定历史呢？是那些偶然发生的细节吗？



湖南人民出版社

细节改变历史

百家讲坛
LECTURE ROOM 主讲

毛佩琦 主编

清风浊梦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清风浊梦 / 王子超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3

(细节改变历史/毛佩琦主编)

ISBN 978 - 7 - 5438 - 5488 - 8

I. 清… II. 王… III. 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清代
IV. K249.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806 号

细节改变历史·清·清风浊梦

主 编: 毛佩琦

著 者: 王子超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聂双武

装 帧 设 计: 陈 新 + 谢俊平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汇龙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12

字 数: 182000

印 数: 1 - 8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5488 - 8

定 价: 22.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清

清風淪夢

序

历史很神奇。翻开史书，风云激荡，骇浪惊涛。是什么在主宰着沉浮？当我们看到一个盖世英雄喋血沙场，战局就此扭转，大势就此变幻；当我们看到一个周密的谋划，因为偶然疏漏，功败垂成。在扼腕叹息之余，我们难免会想到，假如……假如那个英雄不死，假如那一次谋划没有疏漏，历史岂不是另一番景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决定历史呢？是那些偶然发生的细节吗？

胡适曾经说过：某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他把一些偶然之物的作用夸大了极致。果真如此，历史就成了一个个不可逆料的谜团，一个个杂乱无章的碎片。然而，历史并不是这样。历史有它自身发展的大势，有时人们把它叫做规律。所谓，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确，历史上并不是每天都在发生大事，而是充满了一个个小事，或称细节。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正是从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开始的。但是，小事也许可以导致一时的胜负成败，但对历史发展的大势则是无能为力的。

那么，偶然发生的历史细节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大势又是在什么层面上制约着历史事物的走向？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大问题。

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有迹可循的。小而言之，比如，五代后周在世宗柴荣的治理下，蒸然有太平之象，但因为没有解决藩镇的问题，他死后势必会出现一位悍将篡夺政权，不管这个人是不是赵匡胤，也不管夺权是不是发生在陈桥驿；又如，明朝朱元璋分封诸子为亲王，势必会造成亲王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不管冲突是发生在哪个皇帝与哪个亲王之间，也不管胜利者是皇帝还是哪个亲王。在这个意义上，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是偶然的，皇朝的集权统一和消除藩镇割据就是必然的，就是大势；朱棣夺取皇位是偶然的，强势皇帝的出现和亲王势力最终被削弱就是必然的，就是大势。大而言之，比如，明朝末年，李自成与满人都在争夺明朝即将失去的天下，不幸的是，因为李自成失策、吴三桂叛变等一系列偶然原因，满人夺得了天下。满洲贵族疯狂圈占土地，推行农奴制度，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致使社会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因而激起强烈的反抗。这些反抗迫使清廷不得不改弦更张，采取措施缓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到乾隆年间社会经济再次达到明朝巅峰时期的水平，并有所发展。那么历史最终的进步就是必然的，就是大势。满人的入主，历史的倒退就是暂时的、偶然的。

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们承认历史发展大势，或说历史是有规律的，是从宏观着眼的。我们说的历史的根本规律是，社会生产力一定会越来越进步，人的解放程度一定会越来越高。我们也不是历史的偶然决定论者，我们认为一切偶然的事件和细节，都脱离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都改变不了历史最终必然向前发展的方向。关注历史细节，可使我们增长智慧；放眼历史大势，可使我们站得更高。

是为序。

毛佩琦

2008年8月22日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清 風 淪 夢 目 录

一 《七大恨》书成就满人统一大业	(1)
女真的屈辱	(2)
统一女真部落	(15)
努尔哈赤之死	(16)
清军入关	(16)
结语	(17)
二 联姻、安抚和高压使清廷统治稳固	(18)
政策的始祖	(18)
统一蒙疆地区	(19)
使西藏臣服	(24)
满汉之间	(26)
三 叶赫女人使清朝走上灭亡之路	(32)
对外屈尊求和	(34)
对内顽固镇压	(35)
四 版图测绘、领土意识与割让港澳	(43)
西方人对中国的初步地理印象	(43)
明末来华的利玛窦与地图绘制	(43)
康熙组织的地图测绘与西方传教士	(44)
道光年间异域“福寿膏”突然来袭	(48)
鸦片战争中道光朝的表现	(51)
《中英南京条约》之香港条款探讨	(52)

轻视国土的教训	(54)
《皇舆全览图》与康熙的疆域理念	(55)
测绘意识影响下的康乾盛世：地域与民族的统一	(55)
测绘失落的晚清：百年憾生	(58)
结语	(61)
五 满族宗教信仰的改变稳固了边疆	(62)
明清之交——西藏佛教与满族的来往	(62)
清朝——藏传佛教在皇帝心中的崇高地位	(63)
兴旺于边疆的藏传佛教——蒙藏共同的宗教信仰	(63)
藏传佛教与清对蒙藏的“因俗而治”	(64)
藏传佛教在内地文化共识的三个标志	(68)
结语	(80)
六 改变历史的承德避暑山庄热河行宫	(81)
回归的蒙古部落	(84)
欢乐的避暑山庄	(85)
沙俄凌虐下的蒙古部落	(87)
坚定的回归选择	(87)
班禅的行宫	(88)
西藏贵族的叛乱	(89)
艰难的东进之路与天花之灾	(90)
中英首次接触	(91)
时代背景	(91)
“精心”的礼物筹备	(93)
如何化解与中国皇帝的礼仪之争	(94)
“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也”	(96)
“狩猎”热河的皇帝	(98)
真是来热河“狩猎”的吗？	(99)
蜷缩在热河的胆小指挥者	(100)
前线溃败不堪，山庄歌舞升平	(102)
慈禧的阴谋——改变历史的夏宫	(103)
咸丰病重	(103)
山庄风酝雨酿——慈禧的阴谋	(104)

回到北京后的“辛酉政变”	(106)
除掉慈安	(107)
尾声	(111)
七 清朝文字狱改变了汉人思想	(113)
避讳制与文字狱	(113)
清代文字狱的起因	(114)
清代文字狱要案详情	(117)
文字带来的灾难	(131)
结语	(136)
八 乾隆六下江南的功过是非	(137)
准备工作	(138)
江南的重要地位	(140)
谁敢谏言阻止南巡?	(140)
南巡的旅程	(141)
视察民情	(144)
检阅军队	(144)
减赋赈灾	(145)
推崇汉地文化	(146)
笼络士人百姓	(147)
富庶江南，商业重地	(148)
江南河工——南巡之重	(151)
盛世的浮华——南巡之乐	(155)
结语	(157)
九 禁教与闭关阻断了中国的发展	(159)
中西通道的艰难开辟	(159)
在华传教士跌宕起伏的命运	(160)
传教士们的成功平反	(164)
当基督教遭遇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	(167)
罗马教廷“冲撞”了中国皇帝	(169)
“礼仪之争”的高潮——天主教在中国遭禁	(171)
坚决禁教的雍正——不“经意”间改变了历史	(174)

细节 改变历史

雍正即位的良机——原太子两度被废	(176)
为何雍正是唯一合适的继承人?	(178)
错估形势的传教士们	(180)
结语	(182)

一 《七大恨》书成就满人统一大业

公元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时值正月，春寒乍起，黎明时分薄雾四溢。一个魁梧的汉子伫立于露台之上，举目仰望着苍穹，感慨万千。



努尔哈赤

此人是努尔哈赤，清国的创始人。那幽蓝的天幕中，氤氲之气正随雾色蒸腾而上，那月儿带着一层清冷的光晕，沿着天边缓缓而落。而此时隐约有一抹黄色的雾气，披着亮色，直跨身于那一弓弯月。且看那黄雾，横去约摸二尺长，月之上方约存三丈，月下尚有丈余之地。

当这皓月悄将逝去时，一股冷峭而又清新的风，阵阵刮过山野，呈现出一番美轮美奂的黎明景致。努尔哈赤凝神思索着，这月色的巧妙变化，莫非就是神灵所降的“天”谕么？明朝气数将尽了吧。

翌日天刚微蒙，努尔哈赤即召集皇子大臣，郑重宣布：“看来天意如此！事不宜迟，此刻我须狠下决心，今年必征明国！”

是年夏初，四月微开，努尔哈赤率步、骑双兵二万余人，启程一路南下征讨明朝，临行书《七大恨》，字字“血泪”，满城招贴，昭告天下。

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经过多年奋战，终于把分散的女真诸部都统一在大金（又称后金）的地方政权之下。随着势力逐渐强大，女真不再愿意屈就于明朝的管辖和迫害之下了。明万历四十六年

(1618年)，努尔哈赤上告天神，晓谕兵将，宣布了对明朝的“七大恨书”。

《七大恨》，是努尔哈赤对明朝发布的讨伐檄文，彻底表明了他与明朝的决裂之心。凭借日渐增长的军事实力，努尔哈赤的野心终于显现出来。

这《七大恨》，不仅给了反明以托辞，而且神奇地“预示”了大清王朝将来的命运。如果细细将这几大恨读来，将会发现它不仅仅是女真与明朝的仇恨那么简单，这其间还渗透着女真部落之间刻骨的世代恩怨。《七大恨》中数次提到爱新觉罗氏与叶赫那拉氏的世仇，在这两个部落的长年厮杀中，叶赫那拉氏的一位酋长难逃被爱新觉罗家族处死的命运，临死前，他愤恨地说下了一个可怕的预言：叶赫那拉氏家族的人将会灭掉爱新觉罗氏！

努尔哈赤广发《七大恨》书以告天下，申明有七条理由让他不得不征讨明朝，将这场与权力相关的拼杀争夺，变成冠冕堂皇，甚至为真理与自由而战的正义之战，希望能得到百姓的理解与同情。虽然这一宣战背后，有许多缘由错综复杂，但努尔哈赤与明朝的长久恩怨，却绝不是捕风捉影。

让我们翻开这悠长历史的画卷，透过历史资料中的原文，回到那个金戈铁马、互决雌雄的场景。让我们从那悲怆的历史细节中，去追寻探究那《七大恨》的由来与对历史造成的深远影响，去体会历史人物在权与利、生与死时的悲壮抉择。

女真的屈辱

努尔哈赤，出身于女真部落。这个分布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古代民族，长久以来被明朝国君肆意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女真部落的诸个家族，被明朝挑拨离间的互相争斗，搞得四分五裂，如同一团散沙毫无团结之心，难以形成对抗中央皇权的统治力量。

大明王朝自恃大汉族的强权地位，对身处东北严寒贫瘠之地的女真族，从来都是轻慢的。位居辽东的地方官员更甚，对女真族人动辄就肆意杀戮，甚至临街当众侮辱，简直视之为虫豸草芥。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随着时间的累积越发深厚。

族人们世代遭受汉人的侮辱和欺负，这对于从小志向远大的努尔哈赤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容忍的。跟一般的女真人不同，努尔哈赤出自贵族之家，骨子里流淌的是女真领袖的血液，绝不甘受

人奴役。尚在年幼之时，努尔哈赤总是默默地站在人群中间，看着族人被汉人杀戮，心中充满了仇恨。成年之后，逐渐懂事，希望先统一女真，才能获得壮大并赢取权力与尊严，为此，他开始了统一女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当那些拿杀戮女真人取乐的明朝官员，在擦拭刀上的血迹之时，绝没有料到，有个站在人群中的小男孩将是后来改变女真族命运的人。更没有料到，这个人成为后来推翻明朝几百年基业的先驱者，他的子孙后代们，居然成功让无数的汉族人，被统领于东北一个小民族的麾下。

深入敌人腹地，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青年努尔哈赤曾单枪匹马投奔到明朝一位大将旗下，经过戎马生涯的实践锻炼，终于磨练成了英勇的战士。在军中，他与明朝官员结下颇多恩怨，忍辱负重地回到建州女真部落后，即图谋发展以壮大势力。多年的战场磨练，勇武善战、足智多谋的他，征服了多个女真部落，终于成功统一女真。这盘散沙逐渐凝固成团，为后来攻打明朝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之后，努尔哈赤终于向明朝发出讨伐宣言。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几十年，长久以来的满腹怒气，终于有机会释放爆发。他告天发布的这《七大恨》，仿似血泪控诉，听起来颇具感染力。

恨之一：父、祖双双冤死

七恨之首，为杀父灭祖之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曾上告天神，晓谕兵将说道：“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①

这一恨的由来要从满族的兴起说起。

努尔哈赤是明代女真建州左卫贵族家庭出身，“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号其部族曰满洲。满洲自此始”。^② 苦寒之地长大的努尔哈赤，从小智慧过人，志向远大。长大后骁勇善战，多谋善断，而且深藏不露。

其祖父名叫觉昌安，曾任建州左卫都指挥；其父名叫塔克世，曾任建州左卫指挥。作为明朝册封的官员，他们曾屡受朝廷的嘉奖。

①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

② 《清史稿》本纪一，太祖本纪。

边臣却不答应，回复道：

“你祖父之死是由于我兵误杀造成，所以现在给敕书、马匹予你，又赐以都督敕书，事情今已了结。今天我们还是这样吧，我们正帮尼堪外兰在嘉班修城，你就当你的满洲国之主吧。”

而许多满洲人，都因明朝的恫吓和明朝对于尼堪外兰的包庇，归顺了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牢牢记着这段祖、父被害的血海深仇，但是实力不足，还不能立即与明廷抗衡。于是，他表面上与明朝廷保持君臣关系，接受其封授的官职，暗中却积蓄力量，随时等待报仇的机会。

由于父、祖双亡之恨，他把报仇的目标先锁定在挑起事端的首领尼堪外兰身上。

也许他早就料到，从这里开始，他不仅走上了统一女真之路，更从此一步步地接近他窥觊已久的帝国之位。

失去父亲之后，努尔哈赤强忍内心痛楚整理父亲的遗物。他用手轻轻抚拭着父亲留下盔甲，这平日刚毅英勇的汉子，脸上滴下潸潸的泪水。

迎着那初升的红日，他将手指卷曲放在唇边，发出尖利哨声。栏里的马匹在空中迅速高踢起前蹄，啾啾地回应他的呼唤。干冷刺骨的北风早已经拂干他面上的泪水，拿起父亲留下的十三副盔甲起兵，努尔哈赤翻身上马，开始了攻打尼堪外兰的征程。

萨尔浒首领诺密纳，本已和努尔哈赤订下盟约要派兵来支援，谁知此人却临战失信，竟然背弃约定不肯出兵。陷入孤立无援的努尔哈赤，仍凭借自己的部落力量，咬牙攻克了尼堪外兰居住的图伦城。

然而，狡猾的尼堪外兰事先得到努尔哈赤兵临城下的消息，提前举家逃往了嘉班城。几个月后，努尔哈赤继续追击尼堪外兰，誓要逮住此杀父的仇敌之一。当他进攻嘉班城时，却因诺密纳等人告密，让尼堪外兰又一次成功地逃之夭夭。

面对敌人的数次逃脱，努尔哈赤愤怒至极，终于将告密者诺密纳等人设计杀死，并一鼓作气攻克了萨尔浒城。

虽然一路攻克新的城池，领地也不断扩大，但是努尔哈赤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杀父仇人尼堪外兰，直至丙戌年（1586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那是七月的一个夜晚，努尔哈赤率兵攻打鄂勒珲城再次一举取

胜，但士兵们在城内反复搜查也没找到尼堪外兰。努尔哈赤自然很不甘心，于是他登上城墙，警惕机敏地放眼望去。突然，他发现城外尚有四十余敌人，“为首一人，穿青棉甲，戴毡帽”。从体态上看，十分像尼堪外兰。这家伙鬼鬼祟祟，身穿黑色的棉甲，头戴毡帽，带着妻儿正慌慌张张往远处跑去。

努尔哈赤心生怀疑，他策马飞奔出城，片刻已单身直入敌群。那四十几个敌手仗着人多势众，开始围攻努尔哈赤，其中一人更是张弓拔弩，只听嘣的一声弦响，一只铁头的长箭直射向努尔哈赤。那锋利的箭从前胸刺进，瞬间穿透了努尔哈赤的身体，箭“从肩后露簇，共中伤三十处”。

鲜血顷刻间染红了他的盔甲，很快浸透出来，一滴滴洒落在地上。但他没有丝毫退却之意，反而更加神勇。他忍着剧痛，迅速地掏出弓箭，拼着一股劲连续射死八人，又挥刀斩杀一人，一时间血溅四野。那剩余的敌群，眼见着努尔哈赤那股骇人的气势，无法抵挡，终于作鸟兽散。

谁知在那混乱之中，滑头的尼堪外兰早已趁机逃到了明朝境内。他请书朝廷，期望得到明朝的庇护。

努尔哈赤得知此事，立刻派人飞马递信明朝，信中写道：

“若不交出我的仇人尼堪外兰，我军必讨伐于你！”

谁知明朝的边吏却拖延诡辩，偏不愿爽快地交出尼堪外兰。他们派专使答复，道：

“尼堪外兰既然已入我境，岂有送出之理？有本事，你自己亲来拿他人头！”

努尔哈赤冷笑曰：“我何能相信你的此番话，莫非你是想诱我入险境，难道你布设了什么陷阱来招待我？”

明朝边吏暗自思量，以努尔哈赤日渐膨胀的实力，切不可过度激怒了他。于是回复努尔哈赤道：

“你若不亲自来拿他也行，那就派少量兵士来此，我自将尼堪外兰交付于你，任由你处置便是。”

努尔哈赤闻之，立即派得力的手下干将斋萨，带几十名兵丁去索拿尼堪外兰这个杀父仇敌。尼堪外兰得知此讯，知明朝不再保护他，欲登上瞭望台躲藏起来，谁知道上台的梯子早被撤了。看来明朝早已决心离弃这个没了用处的筹码，已决定将他的命交给努尔哈赤。这挑起事端加害于努尔哈赤家人的恶贼，终于找寻不到任何躲

藏之处，被斋萨当场斩杀。

历经波折之后，努尔哈赤终于报了杀父之仇，更血洗了家恨。为了追杀尼堪外兰，他与众多敌手数次交锋，负伤几十处，却丝毫未曾有半点退缩与屈服之念。他力克敌群、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在爱新觉罗家族历史上谱下了光辉的篇章。

可见，努尔哈赤是一个嫉恶如仇之人，家仇更是没齿不忘。他的复仇之心，强烈到连牺牲自己都无所畏惧的地步。当然，他不仅具有莽夫之勇，还德才兼备，善战有谋。他早就聪慧地认识到，暂时与真正的敌人明朝统治者保持友好，才是一个养兵备战的好主意。待到羽翼丰满之时，才适宜宣战。

明朝官吏在古埒城之战中，对努尔哈赤家人的无辜杀戮及其对尼堪外兰的庇护，使他耿耿于怀，一想起此事，如有刺鲠在喉。终于于1619年，努尔哈赤对明朝正式宣战。而将此恨列为出兵攻明的第一大恨。

恨之二：明朝越界侵犯

努尔哈赤在《七大恨》誓词中接着说道，明朝虽然屡屡挑起事端，但我都大度地不计较，仍想忍了这口气维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双方也曾划界立碑，共立誓词：“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确定互不侵扰。但明朝“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这种践踏盟约出兵去帮助努尔哈赤家族的世仇——叶赫家族的行为，成为努尔哈赤恨明朝的第二个理由。^①和明朝划定边界，果真确有其事。《清史稿》载，“戊申（1608年）春三月，与明将盟，各守境，立石于界。”^②明朝的毁约越界，使努尔哈赤与明朝原本有望和解的关系，陷入更危险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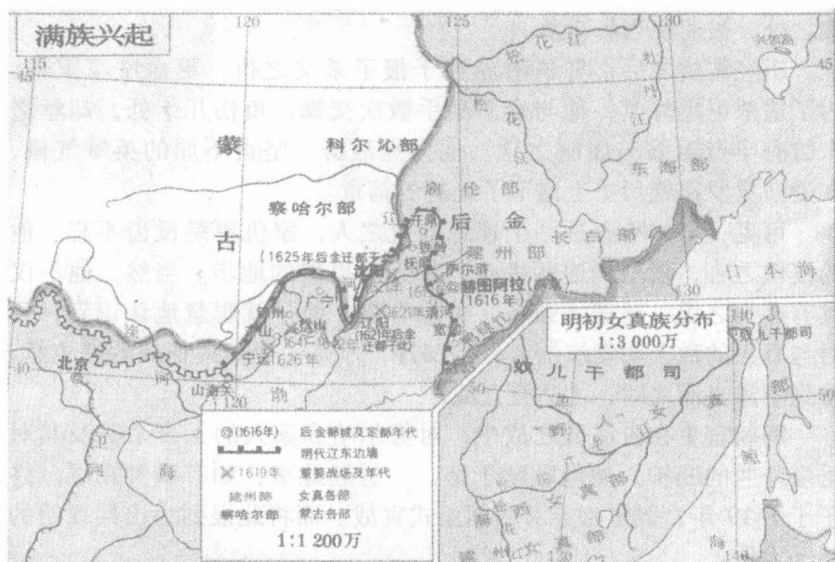
明朝越界侵犯之事，要从叶赫女真说起。

明朝时女真族分为建州、海西及“野人”三大部，其中建州女真有三卫之分（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而海西女真有四部之分（叶赫、辉发、哈达、乌拉），自今辽宁的西北境，延伸到吉林的西部。野人卫，地处吉林、黑龙江的东部。

建州女真是满族的祖先，祖先居住在黑龙江北岸。曾被授为建

①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

② 《清史稿》本纪一，太祖本纪。



明初女真各部分布图

州卫、建州左卫指挥使的猛哥帖木儿，就是努尔哈赤六世祖。因受野人女真的侵扰，建州女真不断向南迁徙直至苏子河附近，这里成为清朝的发祥地。^①海西女真中的叶赫部，则从松花江北岸，南迁到叶赫利河，明谓北关，并逐渐成为海西女真中的重要力量。建州与海西女真在南迁后，因土地肥沃，兼之努力汲取汉族的耕作技术，农业生产都较前发达。

明廷眼见着这远僻的部族兴旺发达，自然开始担忧他们强大之后会对自己的势力构成威胁。于是，他拟定政策，迫使女真各部之间独立发展、互不合作，从而达到离间他们内部部族关系，无法影响自己统治的目的。

事实上，明廷的策略得到了预期的效果。

女真各部在明廷的镇压、招抚的阴险手段之下，长期处于分裂、混战不休的状态，导致骨肉相残。

明政府曾笼络海西女真哈达部的王台，杀害了建州右卫王杲（努尔哈赤的外祖父）。王杲自然不忘此仇，于万历三年（1575年），起兵反对明在女真地区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结果兵败被王台抓住

① 戴逸：《简明清史》34页，人民出版社，1995。